



公安牛肉炉子

□ 刘德建

站在荆江大堤上向南眺望,一江之隔的对岸即是公安。

公安始建于西汉年间,但那时叫孱陵。东汉末年,曹操赐予刘备左将军之衔,亦称左公。三国时刘备屯兵孱陵,孱陵为左公的安营扎寨之地,公安县名由此而来。刘备甚喜爱左将军的称谓,因为它有着戎马倥偬的忙碌和威严,即使日后称雄川蜀,亦不忘曾经的名号。

在荆楚大地,鱼米莲藕可衍生出无尽的美食。鱼糕鱼圆鳝龙菜、鱼肚甲鱼小龙虾乃至团子豆皮糯米糍粑,水陆毕陈,难以历数。她们代表着江汉平原的物产精华,成为中国版图中最著名的鱼米之乡。

公安同样有着鱼虾稻米,水产上也不乏旷世之作。一道漫不经心的“鳝鱼

料制造初始的底线,断断不可僭越。15天里,霉霉在菌群作用下遍生孢子,豆瓣被白色绒毛簇拥,如雪覆盖。蚕豆原有的本质在霉化中发生改变。

炎炎夏日,豆瓣酱暴露于空旷天地,任凭灼热骄阳暴晒,45天日晒夜露,“吸天地之集精华”不是说说而已。俟45日以后,豆酱色泽已至深红,这日阳光的馈赠。豆瓣软糯,酱香浓郁,如此天造地就之物,作用于公安牛肉之中,焉能不出美味?

“公安牛肉”是中国地理标志专用名称。其实,地道的公安土著不会那样去叫,因为过于文绉书面语。况且身在孱陵,无须冠上行政区划之名。“牛肉炉子”或者“炖钵炉子”就是公安牛肉最为经典的话语。



筒子炖盐菜”,咸香几达极致,食之没齿难忘。但是,公安县卓尔不群的美食,并非淡水湖泊中跳跃的鱼儿和水田中的黄鳝,碧绿草地上的悠悠水牛,才是公安县的至味美食。

公安县位于江汉平原西南边缘,地势略高于北岸,与洞庭湖平原接壤。两湖之中的公安有着特殊的地质特征。茂密的天然牧草地上,“江汉水牛”已经豢养3年。江汉水牛少了些犁耕鞭笞之苦,自由放牧不穿鼻环使它们永远处在悠闲自得之中。饱食后的江汉水牛俯身河溪,狂饮“中性微硬的淡水”,“牛饮”由此而来。尔后卧伏在“飞砂土、灰砂土”泥塘里,浑身蹭得一片黑泥,砂土泥浆粗砺,却是江汉水牛最爱的休憩地。

饲养江汉水牛,没有什么音乐相伴,更不会给它们粗老的牛皮去按摩。老外所谓的雪花牛肉,无非是提高牛羊售价的噱头,当不得真的。独特的自然环境,殊有的地理地貌,江汉水牛自有一片成长天地,那就是3年以上的超长放养,在四季轮回的春夏秋冬中,成就了江汉水牛的独特风味。

公安牛肉被授予中国地理标志,表明它品质不凡。江汉水牛的紧实肌肉,使公安牛肉制肴得天独厚。烹饪公安牛肉,自然不乏制作秘笈,但常用的葱姜蒜,诸色大路货很难激发公安牛肉的美味,唯有江汉平原的农家豆瓣酱,才能使公安牛肉在炉灶上出神入化。

公安牛肉的酱料颇有讲究。以蚕豆为原料,浸泡、煮熟、剥壳、霉制,然后开始15日以上的温润发酵。这是公安酱

“炖钵炉子”是公安县的方言。早年,公安多用陶泥土炉烧红木炭,在炉火上支起土陶炖钵,或土鸡,或江鱼,或牛杂,在炉火中煮得翻天覆地。氨基酸在滚烫沸腾中渐而析出,提升了食物的汁香味浓。“炖钵炉子”里的食物林林总总包罗万象,“一热出三鲜”是公安人信奉的烹饪秘笈。

炉子在长江北岸荆沙则称火锅,用于熟制菜肴的持续沸腾,在功能上,有别于川渝涮烫式的火锅。清早,牛杂炉子是闲适老者的下酒菜,箭头脑的杂碎业经彻夜文火炖煮,变得软糯好吃,沾上二两白酒,在家长里短中畅饮,晚年美好莫过于此。

午间,外埠客商莅临斗湖堤镇。对尊贵的客人,品食公安牛肉是少不得的礼俗。用牛腱牛肚牛筋三合一合烹,称之牛三鲜炉子。炖钵热气蒸腾脾气冲天。客人津津有味之应接不暇,热烈的场面,主人在旁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傍晚,忙碌了一天的老板们围坐一桌,当然要燃起“炉子”炖起一锅韧劲十足的牛筋火锅。生意兴隆是商人永恒的话题,在烈酒的酣畅之中疲惫全无。

公安牛肉,是牛杂、牛筋、牛排、牛肉的统称,它们既可汇萃一体,亦可分门别类。红烧,是烹饪公安牛肉的惯用手法,豆瓣酱才是牛肉炉子的至味秘笈。

公安牛肉“炉子”,是走南闯北公安人的至爱,是身在异乡公安人挥之不去的乡愁。如今,公安牛肉已制成罐头礼品,无论你身处何方,公安牛肉皆可伴随而行,随时随地一解思乡之愁。

泥花生

□ 谢 华

和同事下乡的途中,一起聊着儿时的趣事。话题无意间聚焦到儿时被父母欺骗的故事。我们都说了关于花生的往事:吃了花生会在肚子里发芽等。

顺着花生,我想到了难忘的泥花生,那是父亲手中握住的幸福和知足的味道,是父亲精神上的安慰。

打从儿时记事起,父亲就是远近闻名的犁牛匠。他做事很慢,但做得格外仔细,堪称完美。只要父亲去犁过花生地,必然会带回来一些花生,时多时少,就得看主人在挖花生时漏掉了多少。深深浅浅的花生无论怎么躲藏,也逃不过父亲火眼金睛”。

每当春天,别人家都只有花生种子的时候,我家却能吃上最正宗的新鲜花生,那时的我别提有多兴奋,感觉自己



就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。在泥土的芬芳下被滋润了大半年的花生,是极其鲜嫩可口的,在入口时能真切地感受到被酝酿在泥土里的清香,让我难以忘怀。

父亲吃泥花生也很别具一格。他会弯下腰,拾起花生,在裤子上或者是衣服边上擦擦手,然后一点点地剥开花生壳,再慢慢享用。此刻,那些埋藏在土里的花生十分饱满,就如同花朵

光阴里流逝着,泥花生故事成为我生命中的清甜。再回首,父亲、泥花生是我成长中的一份甜。这份甜,何尝不是父亲无私的爱,也是他做人做事的智慧。

泥花生,一个普通的小食物,给予我不同的情感体验。一颗颗泥花生,就像一份小幸福,一个小甜蛋,让我忘不了而美的生活,永远值得我拥有。今生不忘泥花生,毕生怀念老父亲!

生活感悟

纸韵墨心

□ 陈白云

一书友过来,提一刀宣纸给我。摊开,白若霜雪,润如青云。朋友说,这纸有些年头了,至少比我的年龄要大。后来,他又送来两锭墨,色泽黑润,坚而有光。 he说是古墨,磨来清,嗅来馨,研无声,点如漆。

纸,墨藏个几百年,便是古董。有些物件,越久越旧,越见珍贵。而人,必须把事情做到极致,成为大师行家,方能达到高峰处。正如一个爱好写作的人,要被人称为作家,至少要在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三五篇文章,而这异常艰难。物的升值,与人相反,时间煮雨,沧海桑田,它都一如既往地缄默,只需躺在时间的怀抱里等候,不知冷暖,不知春秋,直到被人发现。

老纸、老墨,荡漾陶泓,起落由心。在墨的浓、淡、枯、润中激荡沉浮,在“五体”的秉性、精神和风仪里或行、或走、或歌、或舞,时而纵横于名家圣手,张弛于碑影帖痕;时而绚丽于远近高低,婉转于动静开合。一番挥毫泼墨后,不负光阴之约,再摩挲一番,眼前是“风摆荷衣,云涌峰峦”,耳边是“瑞鹧鸪枝,啼声满树”。

我曾到过盛产宣纸的泾县,方知宣纸来得不易,造得艰辛。出一张手工宣纸,得历时三年。等待日月将青檀树滋长,等待山泉将黑树皮淘洗成白净的纤维,等待纸浆挂于编发细膩的竹帘,等待晾晒、点角、扫刷,等待最终成纸,你就能看见“一朵云”滋养出“另一朵云”。一刀年头久远的宣纸,连包裹的那

一层毛边纸都会气质不凡。朋友邀我抽一张旧纸试试笔,我以为时机未到,不敢动手。万物皆有秉性,不可随意为之——我对物的态度也大抵如此。

书友之间互赠墨锭,以“手作”为荣。“熬尽灯油沥尽胆,墨工汗水是精魂”。制墨靠的是日积月累,靠的是身心合一,更靠良心追求。在点烟、和料、烘蒸、杵捣、入模、晾墨等一系列修复工序中,制墨人施展着对书法、绘画、雕刻、医学、诗文、装帧的理解。制墨无捷径,再苦再累也不能少砸一锤,只有经万杵百炼,方能“历千年而质不变”,最终得到“独一无二”,“留取乌金千秋照”。

有一年,杭州友人快递给我一盒“西湖十景”集锦墨,十枚形态各异,均以一面绘画,一面隶书御题诗文的形式将“苏堤春晓”“曲院风荷”“三潭印月”等隽永呈现,雅致得很,我一直不舍得用。后来,听一位书法家说,文房四宝不要放得太久,如不用它们而任其沉睡,或视若长辈一样尊敬,它们就永远远不到作为物用的功能。于是,这些坚如玉、纹如犀、黑如漆的徽墨,被我逐一磨完。

消耗老墨,会觉得日子过得悠长。这“西湖十景”,握在手里,仿佛一寸寸玉,让我时时“辛勤破子夜”。我总是仔细地研磨,让它的颗粒细一些,再细一些,等香气充分地沁出来,再以此细磨小楷。

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,皆由时间编织而成。时间无法追赶,也追不上,那么就静下来,看一锭墨如何由健壮而至瘦细,看它默默疏浚

灵魂淤积,悄然化解心田硗确。坐不住的人,是受不了这细研慢磨的,而我却担心它消得快,时间都被磨没了。

老墨的消失,往往让人浑然不觉,是硬如铁的砚台拂走了它们的高度。像一片荷叶,逐渐化于水中,它曾经的盎然,已融入到来年的夏风中。每一锭墨的终结,都会使我思忖,它们从固体到液体,洗涤浅淡,再由液体到固体,蕴育精湛,最终转化为风格各异的字画。

有时候,我并未心静如水,在柔韧光洁的宣纸上,写下心浮气躁之字,让一锭墨远离了安和。人与笔、墨、纸相契合的时日不多,大多时候是无意中实现的。就好像永和九年三月三日,王羲之与好友在兰亭雅集,无意之间写下《兰亭序》,反而成就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酒醒后,王羲之重写数十篇,皆不如原作天真自然、幽淡从容。

纸韵墨心,还看世间执笔者。在诗人笔下,发乎真情,所托必大;在才子笔下,大音回想,以为峥嵘;在史家笔下,秉笔直书,垂鉴千秋;在哲人笔下,源于忽微而见之深远,起于青萍而超乎尘外;在廉者笔下,心正则笔正,文清而神清。总之,以笔墨传承精神风骨,像溪水,穿过远山峰峦;用笔墨点缀大千世界,似日月,发现生命之美。

清音盈染醉了文心,流水行云生了光影。只希望,每晚端坐于书斋,守住内心,把握尺度,慢慢把自己修炼为一张纸,一锭墨。

诗情画意

找到自己

□ 王春慧

馨香一瓣一瓣
像极了一个个心思
被情包裹的爱,挂满四月枝头
不吭一声,在倾斜的光泽里
一只彩蝶沉醉于冬日意象
从花蕊里探出头来
打听春的讯息

站在季节的档口
眺望这片花海
晨风拂过,花瓣钻进怀里

又飘向远方,香气缓缓下沉
是梦中的蜜蜂,把心搅散
还是缤纷的彩蝶,迷乱了双眼
春光里,静心聆听梨树轻语
突然明白,我所想念的
并非是那些新生事物
而是花落时无限拉长的
神秘瞬间
转身,时光已偏差
与黑夜融为一体
便找到自己



心情随笔

一转身,春天成了往事

□ 章铜胜

这些年,开始喜欢喝茶了,尤其喜欢绿茶和红茶。绿茶淡而香醇,红茶则味道醇厚,各有其妙。因为茶,也与一些茶人成了好友。三月里,朋友和我聊天时,今年春季气温低,春茶上市比往年略迟一点,约我茶季时去看看。我高兴地答应了朋友的邀请,那段时间,我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,盼望着即将到来的茶乡之行。不曾想,茶季来临时,我却被困在家里,因无法出行而爽约了。朋友并没有怨我,而我却生出了几分遗憾来。如今谷雨已过,今年的茶季就要结束了,和朋友的约定,再也无法实现了,若想问茶,只有等到明年了。

今年,我家阳台上的牡丹开得比往年迟了几天。春分过后的第五天,两盆早花牡丹才开,一盆紫红,一盆粉红,我特意将两盆牡丹移到遮阳棚下,既可遮雨,又能防晒,这样牡丹的花期会长一点。可才看了几天的花,便不得不离开了家。等我三周后回来,阳台上的十几盆牡丹都相继开过了。妻将开得将谢的牡丹花剪了下来,晒干,装在一个透明的袋子里,封好。看着那些深浅不同的粉色、红色和紫色花瓣,还是会想想它们去年开花时的样子。拆开袋口,能嗅到牡丹干爽的花香。

从去年秋天开始,我一直留意着阳台上的那些牡丹,看着它们的芽,一天天膨大,看着它们抽叶、现出花铃,总希望能自己陪着它们,看到它们开花的样子,可事与愿违。好在前几天回家时,发现有一盆迟花牡丹还没有开花,可花铃已经膨大,能看见花铃中包裹着的黄色花瓣了。谷雨日的清晨,走上阳台,那盆迟花牡丹开了第一朵花,明艳的黄色,在阳光下,耀人眼目。一朵花,也是让人惊艳的。再看看那十几盆花期已过的牡丹,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春天错

过了什么?一些花开,或者别的什么。

那天从学校走出去,避开大路,往乡村的小路上走,满眼的新绿,感觉便轻松了许多。路边的油菜,花期已经结束,枝上结了一串串的荚,只有顶上还开着三两朵黄花。黄花落尽,油菜荚便会一天天饱满起来了。蚕豆的花,也不多了,蚕豆虽然是肥肥的,但还小,蚕豆还没有长好,而我仿佛已闻到水煮五香蚕豆的香味了。路上所遇到的,会勾起一些记忆,也会让我想起不久前它们的样子,那是它们在春天里最美的样子,吐出新绿,开了满枝的花。可是,时光是不等人的,一转身,叶色绿得浓了,原本开着的花也谢了,春天便成了我们心心念念的往事了。

在宾馆住的一个星期里,推窗便可看见不远处的湖面。清晨,阳光下的湖面蔚蓝,绿树、湖中的长堤、堤上的桥,清晰可辨。黄昏时,看夕阳在湖对面的绿树间落下,湖面的光影斑驳迷幻,忍不住就多看了一会儿,看着暮色落在光影里,一点点变浓。以前,晚饭后,喜欢到湖边散步,沿着湖心的长堤。一个人时,边走边看,看堤上的树,开着的花,看微波轻漾的湖面。和朋友一道时,边走边聊。那些天,隔窗远远地望着,仿佛那是很遥远的事。而此时的湖边,柳树、乌桕、栎树、香樟正绿着,玉兰、樱花、桃花、李花已经开过,槐花、泡桐正开着,再过些日子,合欢树也要开出一树粉红如马缨般的花了。而我远远望着的,是已经错过春天和春天里的风景。

只是一个转身,这个春天便成了往事,她让我想起以前的很多个春天来,想起那些春天里值得记忆的一些往事。这个春天,是否也会成为我在以后某个春天里想起的往事呢。

玩转荆州

打卡郢城文化园

□ 毛运秀

郢城文化园开园,作为在荆州北门生活了几十年,写了几十篇荆州景点的我来说,用“翻天覆地”,用“蜕变”来形容荆州这些年的变化,一点也不为过。

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到荆州读书的,当时学校的新校区正是建在小北门,除了几栋教学楼,周围全是农田、水塘,再就是荆棘丛林般的小荒丘。一条泥巴路贯穿无数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。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泞不堪,不穿长筒胶鞋出门,回来鞋上总是被泥糊的看不清鞋面。

而如今的小北门,不仅有作为荆州门户、城市客厅的火车站,还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楚故都纪南城,更有规划设计与古城墙景点相呼应的明月公园、荆襄河湿地公园,以及正在完善的郢城文化园。

走进郢城文化园,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雄伟大气的东大门,飞檐翘角的茅草屋,“漂浮”在碧波绿水中的诗意船屋,以及傍水而建的秦汉古韵,它们都巧妙地将汉代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有机结合,身在其中,仿佛穿行在画卷中,又好似在梦境里。

作为荆州人,我深知荆州是楚文化的中心和发祥地,也知道楚文化的“魂”在荆州,“根”在纪南。这片土地、这片天空、这片河流都留下楚文化的深深烙印。楚国辉煌800年,先后有20位楚王在纪南城执政,并以此为中心影响了大半个中国。而新建的郢城文化园正是依托历史文脉,以楚文化为载体,在郢城遗址上规划的大型、新型、综合型仿古文化园区。

城头升旗旗飘飘,穿汉服的女子、举大旗的男子、穿盔甲的卫士、高高挂起的灯笼、开门迎客的新龙门客棧、捏面人、搅搅糖以及现代感极强的逍遥落音乐餐吧,高端大气的度假酒店等等,让我有种错觉,仿佛穿上汉服就到了古代,听着摇滚又回到现代。

天还没有暗下来,灯光的色彩与造型像舞台上走秀的模特,在我们的惊呼中一个个闪亮登场,最普通的树披上彩灯,在夜色里就像变成了送礼物的圣诞树,特意搭建起来的彩虹桥不停变换色彩与画面,似乎要掏心般把所有的都呈现出来。高高挂起的黄色灯笼、红色灯笼像殷勤的主人,在风的吹动下,不住地点头、摇摆。而烟花,那烟花在我们的惊异中嗖嗖嗖地窜向天空,随着啪啪啪地炸开,就像仙女散花般,有的像菊花怒放,有的像孔雀开屏、有的像流星,带着光环、闪耀着飞去,真所谓去不了大唐不夜城,就来荆州的郢城文化园。

在这里,歌声、灯光、烟花与那时代的场景、人气将沉寂了上千年的遗址还原成大唐盛世;在这里,闭上眼睛用心感受,那风、那天空、那大地、那河流,那炊烟,它带着我飞,飞到唐朝……

神话乐曲响郢城,旌旗猎猎漫连云。在《美丽的神话》乐曲声中,欣赏楚女们婀娜多姿的舞蹈,我仿佛忘记了身在现代。我在想:2000多年前深埋在这块土地上的霸王如果地下有知,是不是该感叹“神女应无恙,当惊世界殊”呢?